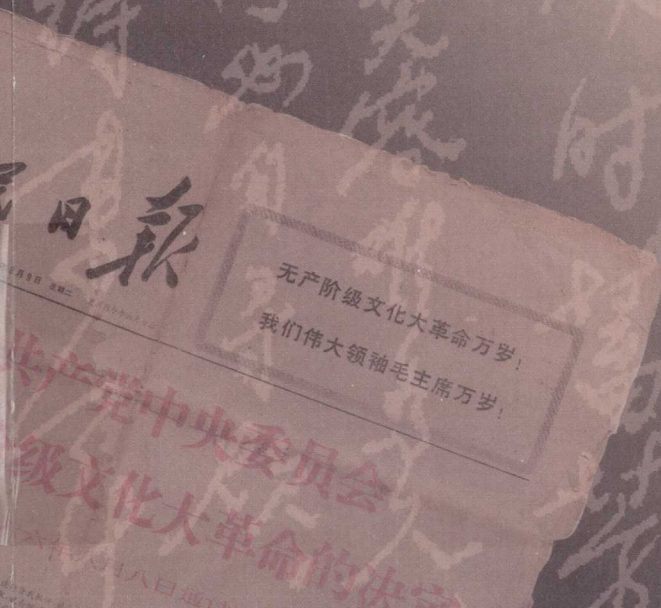


反文革第一人

及其同案犯

劉文忠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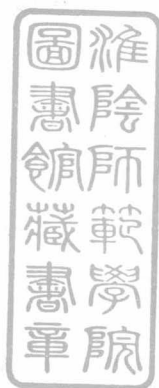


1469920

反文革第一人

及其同案犯

劉文忠 著



淮陰師院圖書館1469920

反文革第一人及其同案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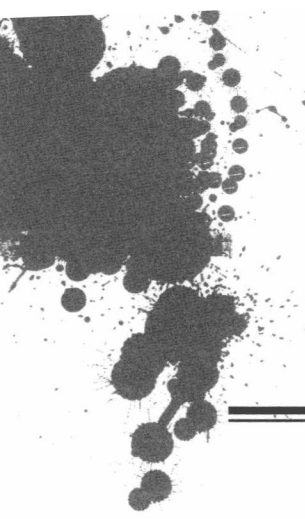
作者 劉文忠

編輯 靈魂工作室
裝幀設計 ZUMA工作室

出版 澳門崇適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
地址 澳門柏林街174號地下
電子郵箱 chongshi_wh@163.com

印刷 榮利印刷
出版日期 2008年10月
印數 1500

書號 ISBN 978-99937-803-3-5
定價 98.00港幣



獻給親愛的三哥

獻給先父先母

獻給所有文革浩劫中

受難的中國人

目 錄

■ 引 子.....	7
■ 第一章 劉家棟梁柱.....	9
老父蒙冤 / 9	輟學助母 / 16
青年右派 / 19	探索真理 / 26
陪父受審 / 31	助兄拓荒 / 34
教誨弟妹 / 41	兄弟之爭 / 52
荒島謀逃 / 56	
■ 第二章 檄文討獨夫.....	64
現行反革命 / 64	抄家又批斗 / 69
夜讀大字報 / 78	駁斥十六條 / 87
■ 第三章 少年政治犯.....	95
串聯上北京 / 95	朝聖天安門 / 101
夜半成囚徒 / 108	日夜被審訊 / 112
栽贓加誣陷 / 116	單身關監禁 / 120
自討苦頭吃 / 124	關進瘋人監 / 128
牢房小寵兒 / 131	苦惱人的笑 / 136

■ 第四章 政治犯大學.....	141
胡適與胡風 / 141	難友為師長 / 147
監獄造反了 / 151	卸磨殺驢吃 / 156
文革優劣論 / 160	盲人修道士 / 165
音樂家之死 / 174	黨內悲劇多 / 186
孫文讀書會 / 191	
■ 第五章 碧血祭文革.....	200
圖窮匕首現 / 200	批斗聞噩耗 / 204
恐怖的回憶 / 209	檄文放光輝 / 217
反文革第一人 / 224	
■ 第六章 監外更大監.....	233
“神權”高一切 / 233	監管被侮辱 / 237
懸梁別親子 / 243	沉冤黃浦江 / 248
上山下鄉熱 / 253	備戰揮鐵拳 / 257
橫下一條心 / 260	
■ 第七章 重回看守所.....	267
情願二進宮 / 267	舊地來重游 / 273
教授的憤怒 / 278	獄中再深造 / 286
違規又調房 / 293	患難和為貴 / 297
拒簽判決書 / 303	

■ 第八章 囚禁市監獄.....	308
服刑市監獄 / 308	記錄手發抖 / 312
青年成“三盲” / 317	荒唐的罪案 / 321
正氣戰邪惡 / 325	立功受表彰 / 329
相遇龔品梅 / 333	春風撲面來 / 337
■ 第九章 發配白茅嶺.....	342
申請去農場 / 342	出淤泥不染 / 345
“老好人”組長 / 349	天翻地覆1976 / 353
戴“帽”當場員 / 360	山野有知己 / 365
■ 第十章 兩張平反書.....	372
申訴萬言書 / 372	告別白茅嶺 / 377
為輝哥上訴 / 383	兩張平反書 / 389
■ 第十一章 家人的追憶.....	400
我沒能保存住輝哥遺書的手迹	/ 劉文龍 / 400
五百封家書誨育我的一生	/ 劉文正 / 403
輝哥：我一生最敬重、愧疚的親人	/ 劉文珠 / 406
■ 後記一 薄薄的平反書托不住輝哥沉重的災難	
劉文忠.....	419
■ 後記二 青史迎英烈——有這樣一對同案犯	
裴毅然.....	423

引子

1966年10月1日清晨，國慶十七周年，我，一個十九歲的殘疾少年，獨自乘火車從上海來到杭州。下車后，即一路上尋找路邊的郵筒，從隨身的包里拿出一封封信投遞，接着，我乘公共汽車來到秀麗的西子湖邊，沿着湖濱大道，又一路尋找郵筒。

下午三點鐘左右，我投完信，登上北高峰的靈隱寺，但見寺廟荒廢，游客寂無，正在傷嘆文革“破四舊”帶來災難時，我一摸背包中還剩下一封信未投寄，情急之中，向坐在寺門口的一位戴糾察袖章的女同志打聽哪里有郵筒，她揚手指點說，轉彎靠辦公室牆上挂着就是，我想都沒想，又跛着左腳過去將最后一封信塞入了郵筒。

這時，我松了口氣，好像完成了任務似的，趕忙返回車站，搭乘夜車回上海。

我是誰？

爲什麼要從上海去杭州去投遞信件？

投遞的是什麼？

爲誰做這件事？

我投遞的是十四封匿名信，寄往全國八大城市十四所高校，由我的三哥劉文輝——上海滬東造船廠的一名普通工人寫成，長達萬言，題目為《駁文革十六條》，針對當時億萬人之上的毛澤東及其所發布的《文革十六條》而寫，信中批判文革是一場禍國殃民、窮兵黷武的大浩劫，而毛澤東正是這場浩劫的罪魁禍首，是殘害人民、給國

家和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暴君和獨裁者。

1966年，整個中國沿着解放后從未停止過的鎮反、肅反、合作化、三反五反、反胡適、反胡風、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反右傾、四清等一系列沒完沒了的階級鬥爭，進入了更瘋狂的“文化大革命”，階級鬥爭成為懸在上至中央黨的高層領導、國內高級知識分子下至平民百姓頭上的一把利劍，任何人稍不小心就可能因言獲罪，而上海作為全國最大的城市，亦成為緊跟紅色之都北京的又一個“文化大革命”高潮中心。這樣的信和文字在當時可以被稱為犯下“彌天大罪”。

我三哥是誰？一個只有初中學歷、三十歲的年青人為什麼在這樣一個人心惶惶、夾着尾巴做人、都怕引起不測之災的年代，敢將嚴厲批評和譴責的矛頭公開直指中國第一號人物毛澤東？

第一章 劉家棟梁柱

老父蒙冤

我和三哥出生在知書識禮的職員家庭。

父親劉宗漢早年先后在外資天祥洋行、美國友華銀行、浙江實業銀行和叔叔開的香港順泰貿易公司工作。1937年，三哥出生時，正值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父親也開始失業，幾次避難搬家。后來，父親進入浙江興業銀行，開始有了長達八年的穩定工作。憑着忠厚勤奮的敬業精神，父親在興業銀行的工作一直獲得好評，工資報酬不菲，家境也逐漸穩定下來。

上海淪陷后，逃進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難民最多時達七十萬，租界關閉，南市已被封鎖，大批難民露宿在街頭，缺衣少食，處境悲慘，每天凍餓死者超越百人。父親作為老上海，眼看自己從小生活過的老城廂居民在死亡綫上掙扎，心里十分痛楚着急。父親積極參加法國獨臂神父饒家駒發起籌建南市難民區的活動，他四處奔走，思索救濟方案。他利用自己是興業銀行駐園園織造廠監察員、老城廂區社會名流紳士身份，與園園公司老板商量決定，由園園公司出地方出資金，再由父親出面聯系向上海美國救濟總會申請大米，幾經努力，美方總算同意每月發給父親100包大米，加上地方商會資助辦成了南市粥廠。每天清晨六時，父親到那里監督員工發粥，堅持了半年之久，挽救了許多難民的生命。當時上海南市自治委員會和地方商會稱贊父親“熱心公益，關心同胞饑餓；挺身而出，解救市民危難”。

身處日寇鐵蹄下的上海灘，年富力強的父親忠厚本份，無黨無派，只知道踏實工作、救人急難。一天，突然收到早年資助過的劉福彪、辛亥革命勝利后第一屆上海警備司令的侄子劉權的來信，讀后大吃一驚，原來劉權自日本留洋回來后，已在汪偽武漢政府中當上了統稅局長，為報答我父親昔日的資助，要他馬上去武漢任國家統稅局副局長。父親知道，所謂“統稅局”，正是發國難財的肥職。“哼！劉權這小子賣國求榮，我當年瞎費了一番心血！叫我去當漢奸，真是熱昏了頭！”父親憤怒自語隨手把那信撕得粉碎。過了一年多，劉權又來信說，他兼任了汪偽政府戒烟局長、鹽務局長，務必請我父親去當個副局長……。面對富貴的誘惑，處在艱難困苦中的父親氣憤得二話不說，撕了來信，拋進紙簍里，從此與他斷了交。父親把“忠厚道德”看得比金錢財富更重要，他認為，世道再亂，身為中國人，也決不當漢奸，并以此教育子女。

抗日戰爭勝利后，聯合國設立了善后救濟總署，幫助歐亞兩洲受法西斯侵略的人們恢復生產和生活，并在中國招募金融界商界愛國人士參加此機構的籌建工作，父親也被銀行界推舉加入。救人急難，救濟被日寇蹂躪苦難的全國同胞，這樣的事業最合父親心意。父親對當年費盡口舌向美方求助大米救濟南市難民之事一直記憶猶新。何況這次是國際紅十字會與美國救濟總會主動撥款四十億美金物資來幫助中國戰后重建，真正是大快人心的好事。父親立即辭去興業銀行職務，全身心地投入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籌建工作。父親是老上海，人頭熟，關係多，重慶方面陸續派來許多人員，父親一一幫助安排妥當。很快，1946年春天，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及中國救濟分署總部分別在上海正式挂牌開張，“聯總”不停運來成千上萬噸的貨物和各類機械，在碼頭、倉庫、棧房堆積如山，一些罐頭食品、奶粉、種籽、疫苗不運出去將會大量腐爛，父親他們開始了極其繁忙的奔波勞務。

父親人品忠厚，服務熱誠，頭腦機靈，精通英語，被任命為儲

運廳總務科科長，成了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內的大忙人，不僅要安排重慶方面派來的國民黨官員的生活住行，還要接待聯合國派來的美、英、法、蘇等外方人士。

同年春天，救濟總署上海局局長劉鴻生向儲運廳廳長翁為告急，由于日寇撤退時故意破壞，把楊樹浦發電廠備用煤全部用光，造成發電廠即將停產、大上海面臨斷電的危險局面，直接威脅到抗戰勝利后上海市新政府的存亡。劉局長要翁為廳長火速派一名靠得住的成員，押運一萬兩千噸面粉，到北方開灤煤礦公司，交換一萬兩千噸煤，十萬火急運回上海，以解燃眉之急。父親臨危受命，押運貨輪從東海岸到渤海灣，穿波逐浪，往返三次，百分之百完成任務，保證了上海抗戰勝利后沒有斷電，使上海這麼多工廠、公司與廣大市民度過了危機。

按規定，聯合國向救濟總署中國總部派發的救濟物資，參與抗日的共產黨解放區也應得部分。福州路120號這座地處外灘的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的大廈里，駐有中共接收人員，許多國民黨接收大員們見中共人員避之如虎，冷眼斜視。父親無黨無派，中共人員的生活起居都由他熱誠安排，接觸十分密切。中共代表團負責人董必武先生的辦公室恰巧在我父親辦公室對面，他們常見面，互相親切稱呼“老劉”“老董”，無事還在一起閒聊國家時事。父親常去詢問中共人員對他安排的意見，董必武先生總是微笑表示“滿意、滿意”。

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向中國派發給中共的一部分救濟物已到齊，急需派人接收并押運到秦皇島碼頭，再轉交解放區。這時重慶下來的國民黨接收大員誰也不願去接手這件苦差使。翁為廳長賞識劉宗漢，從押運面粉調煤炭一事深知劉宗漢急公好義，厚道忠信，工作能力特強，一口流利的英語便于同美方打交道，且無黨無派，適合同中共方面打交道，所以決定指派劉宗漢擔負這一重任。父親既興奮又擔心，興奮的是上司器重自己，擔心的是畢竟不熟悉秦皇島那邊中共接收人員情況。于是他主動來到董必武辦公室，懇請他指教。董必武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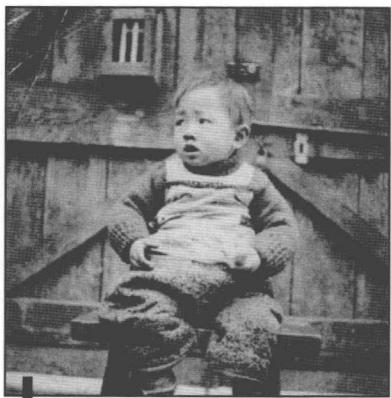
道后，十分高興地握着父親雙手，大聲稱贊：“好，好，由劉先生押運去秦皇島，我們十二分放心了。”但董先生說：“你是個總務科長，按規定應派專員級人員執行這一任務。我出面向翁廳長去說，讓他們立即提升你老劉為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專員！”

果然，聯合善后救濟總署中國總部由國民黨中央名義加急委任劉宗漢為執行這一任務的專員。父親不辱使命，接連三次押送救濟物資到秦皇島，妥善地把貨物全部移交給中共方面來接收的伍修權先生。在秦皇島碼頭上，身穿國民黨中央專員制服的劉宗漢，同伍修權等中共高級人士合影留念。父親在以后很長年月里，常以此大幅照片為榮耀。事后想來，董必武先生了解和熟悉我父親人格忠厚，是個無黨派人士，從某種意義上分析，董先生是乘機幫助我父親提高職務級別。但萬萬想不到的是，父親為了這臨時被提拔幾個月的專員，卻在解放后倒了大霉，吃足了冤枉苦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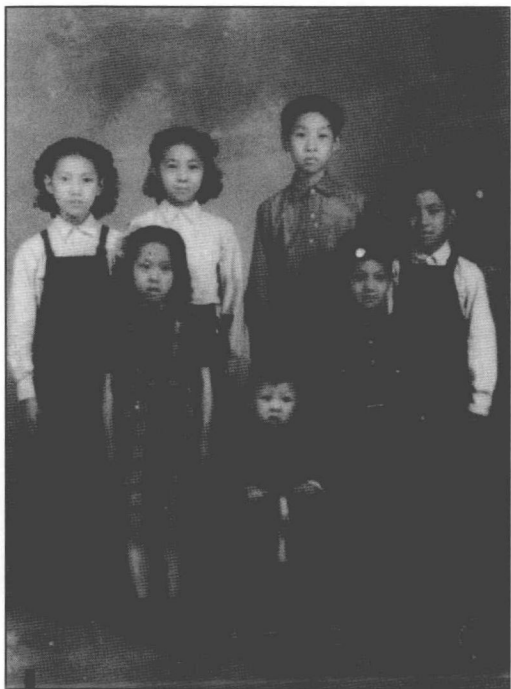
1947年，已有了五位哥哥、三個姐姐后，我也呱呱墜地，那天，正巧風雨交加，母親因此給我起了乳名“雨弟”，父親年逾半百，再得貴子，心情興奮，認為日子會良好起來，按“文”輩排行，給我起名“文良”。不料我出生十個月后，突發高燒，患上小兒麻痺症。經搶救治療，小命保住了，但左腳殘疾了。讀小學時，父親特地給我改名“文忠”，他說：

“雨弟不良的是一只腳，忠厚誠實才是做人的根本。”慈祥的母親喃喃自語：“雨弟這孩子真是命苦，風雨中出生，左腳又殘疾，將來不知要吃多少苦……”

解放戰爭進展神速，三大戰役后，百萬雄師渡長江，1949年4月南京解放，挺進大上海。國



雨弟一歲時（1948年）



劉家兄弟姐妹兒時合影（1946年），後排從左至右為二姐文慧、大姐文玉、二哥文彬、三哥文輝；中間從左至右為三姐文珠、四哥文正；前排為五哥文龍

民黨救濟總署急速遷移臺灣，總署許多國民黨官員紛紛撤離大陸，不少人勸說父親也隨之去臺灣。父親沒有走，他對勸說的人說：“我一生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共產黨的事，為什麼要離開上海、離開大陸呢？”其實父親這時已看透了國民黨官僚政府的腐敗，他們倒臺是意料中的事。他悄悄告訴大哥文德：“國民黨失敗就是敗于腐敗接收！”父親在救濟總署供職三年多期間，親眼目睹不少國民黨大官貪

污腐敗，借機發了國難財。當時許多國民黨高官驕奢淫逸、沉湎于酒色，弄得將驕兵逸，法紀敗壞，大失民心。而父親一生清白，兩袖清風，從未利用職權發過一筆國難財。我家依然蝸居在叔叔借住的南市江陰街的兩間廂房內，父母膝下九個子女，勉強開支度日。盡管大哥文德後來也被父親介紹在救濟總署下的上海局工作，但其余五個哥哥姐姐都在讀書，日常開銷不小，全靠父親的工資收入生活。

救濟總署內好心人建議父親，自己不去臺灣，可以叫大兒子劉文德去臺灣，並且熱心為劉文德開具了證明介紹信。父親仍然固執地不許大兒子去臺灣。因為，父親已在暗地里支持老二文兵（二哥參軍后自己改名為“文兵”）參軍投奔了共產黨，所以巴不得共產黨早日

解放上海，苦難的舊中國日月換新天。再加上他看到，原先在浙江實業銀行一起共過事的師兄后當副經理的章乃器，已作為民主人士，受毛澤東、周恩來邀請，從香港回到北京，成了新中國政治協商會議的領導人之一。父親看到蔣家王朝的腐敗沒落，更增強了對共產黨的信任擁護，他滿腔熱情希望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能使自己一家人、使全上海全中國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太平。

上海解放了，父親日思夜盼的新中國誕生了。我家由于二哥參軍、入黨，又開赴朝鮮前綫抗美援朝，作戰員傷，立功受獎，成了“光榮軍屬”“光榮家庭”。年近花甲的父親精神煥發，干劲十足，真的過上了二、三年的艷陽天生活。

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中國總部隨着國民黨撤去臺灣，無法撤走的倉庫、汽車、船舶及其它物資，由改稱為善后救濟保管委員會接收。1950年，人民政府撤銷“善保會”，合并入華東工業部。當時華東工業部部長汪道涵和副部長程望、孫治方等人，他們了解當年劉宗漢不當漢奸、不去臺灣，又為押運救濟物資去解放區等事迹，所以很器重他，特作為留用人員要父親分管總務工作。父親克盡職守，兩年中工作出色，常獲好評。當時，上海為醫治好戰爭的創傷，開始大力發展工業，邀請一批又一批蘇聯、東歐專家來指導。華東工業部出于應急，開了許多高級賓館客房給外國專家們過渡，日常開支費用巨大，又不安全。汪道涵對程望說：“為了節省國家財政開支及安全、有序需要，必須盡快妥然安置好這批中央派來的專家，你們大家人地生疏，老劉是老上海，地方關係熟，這事交給劉宗漢去辦。”父親受命，果然快速地在靜安寺、愚園路、華山路一帶洽談下大批花園洋房，包括十多處辦公樓。他從找房子、代購家具、生活用品，到一家家安置妥善，受到專家們的稱贊。副部長程望握着我父親的手，連連說：“代表政府感謝您！”稱贊父親老當益壯，辦事效率之高，完成任務之好，比年輕人能干多了。時值1952年秋冬，我父親57歲。程副